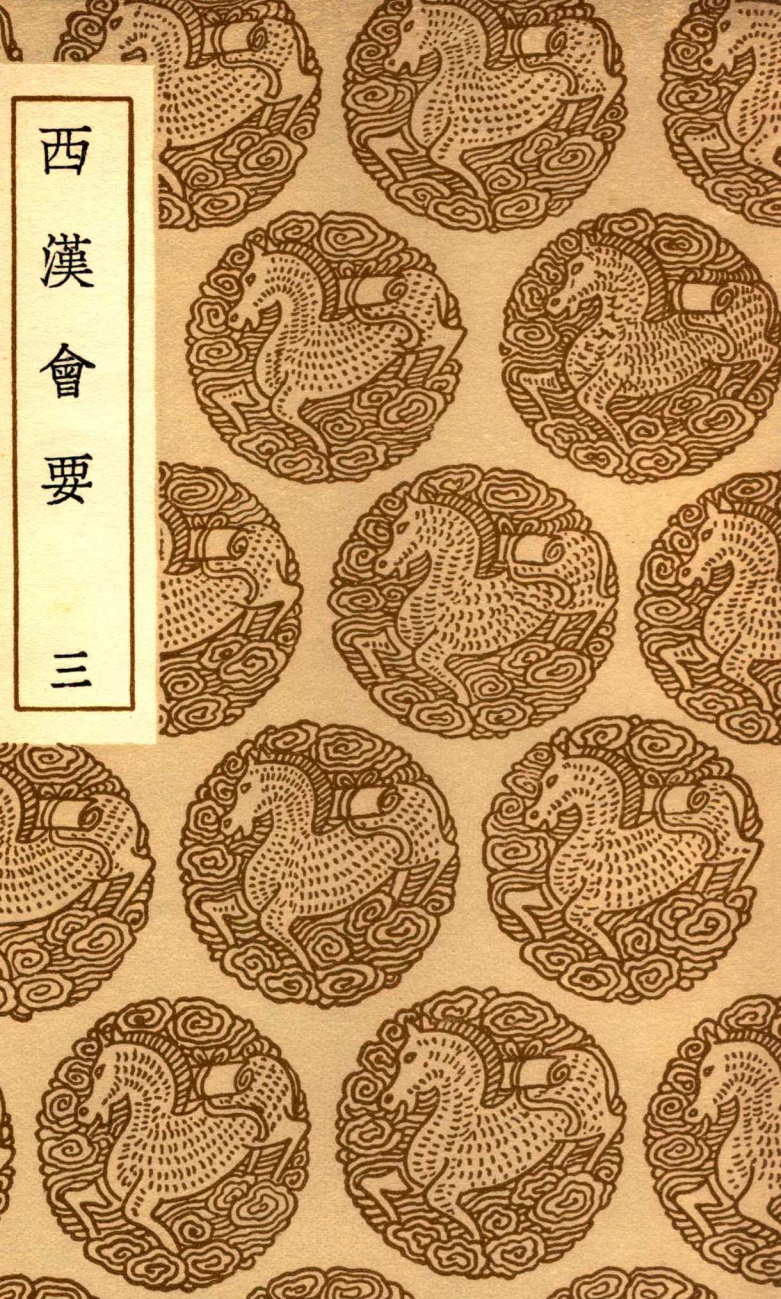


西漢會要
三





西漢會要

(三)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十

禮四吉禮

郊議

宋徐天麟撰

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隄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殊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鄘。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

葬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舍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定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尙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古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其性用犧。其席橐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

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朶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

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時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粢禴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毆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喜。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卽位。

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嗣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陽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

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界限。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鴈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黍瘞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黍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至。於墜上之圓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一

宋徐天麟撰

禮五吉

祖宗配侑

孝文十六年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郊祀志王莽疏

孝武元鼎五年立泰一祠於甘泉亦以高祖配同上

元封四年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曰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劉敞曰按王莽疏文帝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

孝平元始四年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本紀

元始五年安漢公莽奏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

祠南郊高帝配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郊祀志

總天神

高帝初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龍

天田則農祥也。常以歲時祠以牛。郊祀志徐天麟按後漢志云言祠后稷辰見而祭之。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

孝武作泰一祠壇。祭日以牛。祭月以羊。歲時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郊祀志。

元封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郊祀志。

孝宣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瑯邪。蚩尤於壽良。郊祀志。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復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

昊青靈勾芒時及靄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兩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郊祀志

山川

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郊祀志

孝文十四年詔河湫漢水玉各加二同上

十五年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本紀

孝武建元元年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爲歲事曲加禮本紀

元封元年上登封泰山用事八神八神者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萊山皆在齊北竝渤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郊祀志封禪書

孝宣神爵元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

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太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瀛山於瀛。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江於江都。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郊祀志

高禘

武帝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爲立禘。使東方朔枚臯作禘祝。武五子傳

臘蜡

高祖十年。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歲。郊祀志漢舊儀云。十二月。

孝武太初二年。祠門戶比臘。本紀師古曰。冬至後臘祭百神。

嚴延年母欲從延年臘。本傳注云。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籍田親蠶附雜錄

文帝二年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結宗廟粢盛。本紀。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籍者帝王

典籍之常也。臣瓚曰。籍謂蹈籍。

文帝卽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嶺，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食貨志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本紀

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欲天下務農。

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本紀

武帝制曰：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董仲舒傳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本紀應劭曰：應國縣也。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弄田。

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爲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並本紀

雜錄

大司農屬官有籍田令丞。百官表

蘭館。元后傳漢宮闕疏云上林苑有蘭館蓋蠶繭之所也。

成帝建始四年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讀曰鄉宜齊戒避寢以深自責。五行志

社稷附雜錄

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郊祀志

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本紀又郊祀志云令縣爲公社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郊祀志

武帝立子閔爲齊王策曰受茲青社立子旦爲燕王策曰受茲元社立子胥爲廣陵王策曰受茲赤社褚

先生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

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

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

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史記三王世家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

曰維祭宗廟社稷爲越縹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郊祀志又按平紀師古曰初立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爲一處今更創置建於別所不相從也

雜錄

欒布爲燕相燕齊之國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本傳

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睦宏傳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木也

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棗茅鄉社有大槐吏伐斷之其夜槐復立其故處。五行志

明堂

文帝時賈山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本傳

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徵伺趙綰等姦利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以本紀及郊祀志修

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責上上

因廢明堂事。申公傳。

元封元年登封泰山降坐明堂。本紀臣瓚曰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乃作明堂耳。

元封二年作明堂于泰山下。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敵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圓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烹堂下而上。以本紀及郊祀志修。

太初元年行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郊祀志。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本紀。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本紀。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宗祀孝文以配上帝二月王莽奏立明堂。本紀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

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
二雨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
周曰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義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廡。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皆封爲列侯。按功臣表。平晏。劉歆。孔永。孫建。使治明堂辟廡。得萬國驩心。侯各千戶。

紀本